

December 20, 1963

Transcript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Zhou Enlai and Reporters in Cairo

Citation:

"Transcript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Zhou Enlai and Reporters in Cairo", December 20, 1963,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Zhou Enlai Waijiao wenxuan [Selected Diplomatic Papers of Zhou Enlai] (Beijing: Zhongyang wenxian, 1990), pp. 373-386.
<https://wilson-center-digital-archive.dvincitest.com/document/260519>

Summary:

Premier Zhou and Chen Yi answer questions from reporters in Cairo. Zhou and Chen were asked about issues such as their visit to Arab and African countries, China's support for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in Asia, Africa, and Latin America,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Egypt) and Sri Lanka's perspective of the Sino-Indian border conflict, the purpose of the Chinese delegation's visit to Arab and African countries, issues that will be discussed in potential second Bandung Conference, the Sino-Soviet split, and the Pakistani national movement. Zhou also explains why China opposed the ban on nuclear test treaty.

Original Language:

Chinese

Contents:

Original Scan

在开罗答记者问*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周恩来总理(以下简称周): 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高兴能在阿联^[244]的首都开罗同各位会见。时间不可能很多,大概是一小时。希望大家提问题简洁一些,以便多回答一些问题。最好每位在第一轮中最多只提两个问题,以便机会均等。同意吗?

记者们: 同意。

阿联《金字塔报》记者: 能不能请阁下谈一谈这次访问的意义?

周: 这一次是我和陈毅^[208]元帅以及我的其他同事们第一次访问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第一个国家就是

*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周恩来和陈毅先后访问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等十个非洲国家(中途曾在阿尔巴尼亚作短暂停留);接着在一九六四年二月十四日到二月二十六日访问了缅甸和巴基斯坦;从二十六日到二十九日又同宋庆龄一起访问了锡兰。这次亚非十三国之行,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是即将结束对阿联的访问,在开罗共和国宫答记者问的记录。

到了阿联。在这个地方，我们获得了很深的印象。我们访问了开罗、塞得港、阿斯旺，参观了一些工厂。我们看到了塞得港人民英勇战斗的痕迹和在帝国主义制造的废墟上兴建起来的英雄城市。在开罗郊外，我们看到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五千年前的金字塔，又登上了开罗高塔，观赏了现代的建筑。在阿联，我们受到了英勇热情的人民的欢迎，看到了勤劳智慧的人民正在积极地建设自己的新国家。阿联有着有能力的领导人纳赛尔总统阁下，有着团结的力量，所以能够在短短的期间出现了新兴的气象。这就是我们最主要的印象。

纽约《生活》和《时代》杂志记者： 阁下，是不是考虑把旅行延长到地拉那和莫斯科，以便同赫鲁晓夫^[235]会面和讨论问题？

周： 我们是准备去访问地拉那的，因为已经接到了阿尔巴尼亚政府的邀请。但是，在这次出访计划中没有莫斯科。你们知道，我已经到莫斯科去过很多次了。

记者： 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不是全心全意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并且积极帮助南越^[149]的共产党？

周： 没有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积极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就是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枷锁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我们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有着共同的遭遇。因此我们就必然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中

国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有义务支持那些正在取得胜利和将要取得胜利的国家。至于说到越南南方，他们的组织是民族解放阵线〔280〕。他们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的镇压，因此起来反抗。越南南方人民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无比艰巨的斗争，而且不断地取得胜利。

记者先生，你会知道，一个民族受到外来压迫的时候，自然会生长出不可战胜的反抗力量。记者先生也一定知道，华盛顿〔281〕当年领导美国人民起来进行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是何等的英勇。现在，这种情况正在越南南方重新出现。这使得白宫、五角大楼和美国国务院很为头疼。但是，我们独立了的人民是高兴的。我们同情他们，支持他们，这是没有问题的，正如同在华盛顿的时代，法国人民同情和支持美利坚人民的革命斗争一样。

英国记者：一、阁下，你这次出访的行程是怎样安排的？二、你同纳赛尔总统这次在会谈中达成了什么协议？

周：我们的行程，下一个国家将是阿尔及利亚，然后到摩洛哥和阿尔巴尼亚。在这之后要访问西非几个国家，即加纳、马里和几内亚。然后有可能访问苏丹。在回程中，还将访问南亚国家。

我在阿联访问期间，同纳赛尔总统阁下和阿联政府其他领导人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一共谈了三次。今天我又去拜访了纳赛尔总统阁下。我们双方会谈的主要成果，将在联合公报中发表。

记者： 我的问题是，有否同阿联政府达成什么协议？

周： 我现在不打算回答这个问题。

加利福尼亚报纸记者： 阁下，我想了解你对肯尼迪⁽²³⁷⁾被杀害有何反应？

周： 肯尼迪总统的遇害是你们国家的内部事情。当然，暗杀本身是卑鄙可耻的。你知道，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任何这类行为，尽管被暗杀的人是敌视我们新中国的。

印尼安塔拉通讯社记者： 阁下，你同纳赛尔总统是否讨论了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²⁸²⁾和中国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²³²⁾的问题？如果讨论了，能否告诉我结果是什么？

周： 我们讨论了这两个问题。第二次亚非会议召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都同意要进行很好的准备，因为有充分的准备，才能开好这个会议。

第二个问题，中国是结盟国家，所以不可能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高举反帝反新老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支持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旗帜。我相信，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如果开成，也会遵循这个方向前进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不结盟国家会议了。

伦敦《泰晤士报》记者： 阁下，你对阿联政府对中印冲突⁽²⁸³⁾的态度有何意见？

周： 自从科伦坡六国进行和平调解⁽²⁸⁴⁾以来，我们一向欣赏和支持阿联和其他五个科伦坡会议国家为调解

中印边界争端和促进中印直接谈判所作的努力。现在，科伦坡六个国家仍然坚持这样的态度。因此，我们仍然支持六国继续同样的努力，以促进中印早日直接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争端。

印度《时报》记者： 人民中国政府能否放弃对科伦坡建议的保留意见？

周： 我不认为这里有什么放弃保留的问题。因为科伦坡建议只是科伦坡会议六国进行调解提出的建议，而不是仲裁国家的裁决。六国的首脑都是这样告诉我的，他们是调解的机构，不是裁决的机构，他们的建议只是推荐，不是裁决。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态度是，在原则上接受科伦坡建议作为中印直接谈判的基础，中印双方应当不提任何先决条件，一起坐到谈判桌上来，和平协商，解决边界争端。

事实上，中国方面所采取的主动措施，已经大大超过了科伦坡建议的要求。举例说，科伦坡建议要求中国根据自己的声明，只从中印边境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西段中国一侧后撤二十公里。而中国方面则根据自己的声明，从中印边境全线，即西段、中段、东段都后撤二十公里。这就超过了科伦坡建议的要求。中国方面的主动措施，保证了中国的边防部队同印度军队和民政人员脱离接触，为避免中印边境冲突创造了条件。因此，一年来，中印边境一般说来是平静的，边境局势和缓下来了。不

仅如此，中国还进一步把一九五九年实际控制线中国一边曾经被印度侵占的地区以及双方在停火安排中有争议的其他地区空出来，连民政点也不设立，以待同印度方面谈判解决。

我们的这些主动措施，都是为了创造良好的气氛，促进两国直接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这样做，照顾了双方的尊严。中国主张双方都不提任何先决条件，坐到谈判桌上来，寻求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在谈判中，双方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也可以讨论科伦坡建议的细节问题以及双方对科伦坡建议的不同解释。

美国电视台记者：阁下，你这次出访，要离开办公桌两个月。请问，你访问非洲有什么目的，以致你认为有必要离开办公桌达两个月之久？

周：记者先生，你一定知道，我们是第一次到非洲访问，而新中国建立已经十四年了。我们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因为已经有许多非洲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许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部长和民间团体的代表多次来中国访问。从我个人来说，万隆会议^[103]以后，阿联纳赛尔总统就曾不断地通过阿联驻中国大使邀请我访问阿联。今年春天，萨布里^[285]主席来中国访问时，又当面提出邀请。所以，我这次来到阿联首先要向纳赛尔总统表示我来晚了的歉意。这就是我访非的第一个重要任务。

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我们都是亚非国家，根据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¹⁴⁷⁾，是应当经常彼此往来的。这次来了，开了端，以后就会经常地来了。我们自远东来到非洲，路很远，不容易，既然已经来了，就多访问一些国家，以表达中国人民对非洲人民的友好愿望。所以，一次出访计划就包括了七八个国家。

记者：你这次出访，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都是非共产党国家。你认为，如果这些国家没有经过共产党的革命是否能得到发展？

周：我开始就说过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压迫之下，所以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独立，以至完全独立。我们不仅要得到政治上的独立，而且也要取得经济上的独立，并且还要拥有足够的自卫力量，这样才能保证完全的独立。所有这些都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毫无疑问，把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是可以使民族独立国家克服落后，得到发展的。当然，有些亚、非、拉美国家，在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后，继续进行革命，一直导向社会主义革命，这种例子也是有的。例如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古巴。但是，目前亚、非的绝大多数国家还处于民族民主革命的阶段，他们的领导人都还是民族主义者。

我相信，只要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继续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些国家是一定能够得到发展的。

巴黎电台记者：你刚才谈到第二次万隆会议。从第一次万隆会议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八年来有很多变化，世界力量对比有很多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会议能讨论什么？能做些什么？

周：第一次万隆会议离现在虽然已经八年多了，但它的影响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深远。八年前，第一次万隆会议确定了十项原则，这些原则今天在亚洲、非洲以至拉丁美洲仍然适用，仍需要为实现这些原则而努力。万隆会议后，三十多个亚非国家取得了独立，这种趋势继续在发展。第二次亚非会议还没有召开，仍需要为实现万隆会议的十项原则而奋斗。第二次亚非会议还在准备，还没有进入安排具体议程的阶段。但我相信，第一次会议确立的两条原则仍适用于第二次会议。

第一条原则是求同存异。我们亚非国家，有许多共同的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反对侵略和干涉，要求撤退外国军队和外国军事基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保卫世界和平，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友好相处。我们相互之间的个别争端，可以放在一边。第一次亚非会议正是采用这条原则取得了成功。诸位可以回想一下，参加会议的有参加军事条约的国家，有

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71]或当时的巴格达条约组织^[144]的国家,甚至还有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10]的国家,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民族主义国家。从这种情况来看,自然会有很多分歧意见,但是我们找到了共同点,那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7]和十项原则。值得指出的是,当时十项原则的起草委员会——政治委员会,是由纳赛尔总统担任主席的,我也参加了。我们找到了共同点,取得十项协议,成为我们亚非国家为之奋斗的十项原则。所以,可以设想,第二次亚非会议如果召开,一定也会根据求同存异的原则解决问题。不管亚非各国之间有多少争端,都是可以放在一边的。

第二条原则是亚非会议不要殖民主义者参加,不论是新的或者旧的。第一次亚非会议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日本。日本是战败国,被外国军队占领,它也是受外国控制的国家。同其他亚非国家有共同的遭遇。邀请日本参加,收到很好的效果。诸位先生知道,代表日本政府参加万隆会议的代表团团团长是高碓达之助^[268]。高碓参加后,同我们建立了友好关系。现在,在日本政府内,他是主张中日友好的领导人之一。他也常来开罗,同纳赛尔总统保持着友好关系。所以,万隆会议没有西方国家参加,我们亚非国家完全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原因就是我们有共同的遭遇,有共同要解决的问题,有共同的奋斗目标。

美联社记者：听说一位英国大臣在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会议上说，中国一年内就要试验原子弹。是否真的？如真的，是否要在大气层试验？

周：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我还不知道此事。请你去问问那位英国大臣。这对我来说还是新闻。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你的政府为什么反对部分核禁试条约〔255〕？你的政府为什么反对苏联主张东西方谈判的政策？

周：你的问题是两个。部分禁止核试验这样一个条约，表示三个大国要垄断核武器，所以我们要反对。我们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制止核战争。因为发生一场核大战，对人类是个大灾难。既然如此，世界各国都应该过问，应该有权来讨论如何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制止核战争的问题。世界上不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在政治上应该一律平等。关系到全人类命运的问题应该由大家来共同讨论，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垄断这种讨论，甚至把有利于少数垄断者的决定强加给没有参加讨论的国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个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字以后，美国就不断进行地下核试验。美国总统和政府官员不断声称，要继续核试验、生产和储存核武器，把核武器交给它的盟国，不承担不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美国政府在预算中增加了进行地下核试验、制造核武器的拨款。美国许多将军们在国会作

证时,强调要发展新型核武器,特别是战术核武器。这证明,三国条约的签订,并没有减少核战争的危险,而是增加了核战争的危险。对于这样一个欺骗性的条约,中国政府不能不加以揭穿。这是我们对人类命运所负的神圣责任。有些好心肠的先生们、朋友们,包括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天真地相信,这个条约有助于防止核战争。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你们就可以看到,究竟核战争的危险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三国条约签字还不到五个月,世界舆论对于这个条约已经不是那么感兴趣了。时间会作出最后的判断。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 中国为什么反对东西方和平协商?

周: 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我不晓得。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 因为中国政府反对部分核禁试条约,人们设想,中国反对缓和东西方关系的小步骤,反对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

周: 这是两回事。我们就是不相信这个条约能够一步一步地禁止核武器,如我刚才所说过的。但是,绝不能认为,由于中国反对部分核禁试条约就说中国政府反对东西方谈判和缓局势。这位记者先生是美国人?

美国《时代》杂志记者: 不,我是埃及人。

周: 噢,你是代表美国杂志的。美国应该说是西方大国吧! 中国也应该说是东方人口众多的国家吧! 当然,

我们同阿联一样都是东方国家。你想想，如果中国反对东西方和缓局势，为什么中国大使在华沙同美国大使进行了八年多的会谈呢？谈判次数达一百一十八次。我的历史知识有限，在现代史上，这样长的谈判恐怕是空前的。会谈八年多，虽然没有解决问题，但还在继续谈。现在美国还继续霸占着中国领土台湾，美国第七舰队继续在台湾海峡威胁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继续同美国谈判解决中美争端的途径，而没有诉诸武力。怎么能说中国不要和平协商呢？我希望通过你的美国杂志，向美国人民致意，告诉美国人民，中国人民愿意同美国人民友好，但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我们是要反对到底的。必须把这两件事区别清楚。

开罗《消息报》记者：阿联同中国和苏联都是朋友，我们对中苏分歧感到遗憾。现在这种分歧是思想意识分歧，还是已发展到政治分歧？

周：谢谢你的好意和关心。中苏两党在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但我们相信，这种分歧终究会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在一九五七年宣言〔286〕和一九六〇年声明〔287〕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得到解决的。我们希望对两国友好的阿联朋友放心。至于某些国家想利用中苏分歧从中渔利，是一定要失败的。中苏两大国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美国电视台记者： 是最近签订的条约？

周： 你还不知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9]是一九五〇年二月签订的。我同维辛斯基^[288]签的。遗憾的是他已经去世，但条约还存在。所以，一旦有事，中苏两国人民会肩并肩、手拉手地站在一起的。亲爱的阿联朋友们，以及和阿联同样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放心，我们是你们可靠的朋友。

美国电视台记者： 我可否搭你的飞机去地拉那？

周： 你可以乘自己的飞机去。

美国电视台记者： 我自己去，他们不会给我签证的。

周： 那是人家主权国家的事，我不能干涉。

中东通讯社记者： 我问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对巴勒斯坦问题如何看法？第二，你们对阿拉伯人民争取统一的斗争如何看法？

周： 这两个问题，公报里都提到了。中国人民一向坚决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为争取他们的正当权利而进行的正义斗争。我们的外交行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对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联合和统一的行动，我们也是一向支持的。

《金字塔报》记者： 法国是否准备承认中国？

周： 现在还没有到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路透社记者： 在你同纳赛尔总统的会谈中，是否提出了中国向阿联提供贷款的问题？

周： 亚非国家之间经常有这种事，我们认为这是正常的事。

法国电视台记者： 你对于法国有什么要谈的吗？

周： 我和陈毅元帅四十年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我们是在法国参加共产主义组织的。我愿借此机会，向法国人民致意。我和陈毅元帅都希望有机会到法国访问。我们对法国热情的人民印象很深。